



笑——幽默心理学

LAUGHING

A Psychology of Humor

〔美〕诺曼·N·霍兰德著

潘国庆译



A0439183

上海文艺出版社

前 言

她又继续笑了几日,哭了几日,显露了她本性的模式。

——丹尼斯·列弗托夫

我喜欢笑,我向来喜欢笑。我还能记得学生时代收听收音机里那些被人遗忘已久的喜剧演员如乔·潘彭纳、帕基亚卡库斯等的节目,他俩是一系列喜剧中最早一批的演员,接踵而来的有弗雷德·艾伦、杰克本尼、马克斯兄弟、弥尔顿·伯利、锡德·凯撒,还有伊莫金·科卡、莫特·隆尔、艾尼·科凡克斯、“罢笑”节目^①、蒙蒂·庇森、伍迪·艾伦、梅尔·布鲁克斯、“火踪”剧团、罗宾·威廉斯、第二城市电视台^②,谁知道下面还有谁,他们是我的守护神,也是那些算不上表演的笑的模式,朋友圈子里的笑话,上班时的一两句逗乐,晚会时的纵情欢笑,性生活时的欢乐,孩子们费力而稚趣的行为,年长的亲戚充满智慧的反唇相讥,以及一切其他给生活带来乐趣和欢

① “罢笑”节目,全名应为“罗恩和马丁的罢笑”(Rowan and Martin's Laughin),系1967—1973年的电视喜剧节目。——译注

② 第二城市电视台(SCTV),指美国制作和播放喜剧节目的芝加哥电视台。——译注

乐的不稳重的言行。

《笑》是爱或者说是笑的劳动果实。我现在想回顾一下十年前一段幸福的机遇，当时我有幸执教了六年一门(被我)称作“喜剧的感受力”或者(被学生们)称作“宇宙的敏感性”^①的课程。我们研究笑话、漫画和一些伟大的喜剧作品：《堂吉珂德》、《商弟传》、《坎特伯雷故事集》、《十日谈》，伯格曼、费里尼和卓别林的电影，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歌剧，阿里斯托芬、莫里哀、契诃夫、萧伯纳和莎士比亚的戏剧。

我们提出了这类问题，如我们为何会笑？为何某种维妙的、复杂的心理方面的东西会导致我们的脸颊与腹部产生这样强烈的痉挛？喜剧与笑声的这种特殊快感究竟为何物？为何某一事物在此时令人发笑，而在彼时则全然相反？为何某一事物令某甲觉得好笑，而某乙则全然不觉好笑？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诱使我像一个狩猎巨兽的猎人一样，进入了心理学的热带丛林，在那里我装了一大包一大包鼓鼓囊囊的、有关文学反应的心理学理论，并陆续出版了它们：《文学反应动力学》、《诗歌在于个人》以及《五位读者的阅读》。但是对于笑这一文学反应中最直接的反应，我又干了些什么呢？

《笑》标志着我又回到了那更早、更舒适的探索时代，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对我个人的考验：我是否能将我自以为多年来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最初导致我探究的有关反应事物——笑——上去呢？如果我关于文学反应及其他反应确实学到一些

① 在英语中，“喜剧的”(comic)和“宇宙的”(cosmic)两词之间只有一个字母之差。——译注

东西的话，那么我是否能就幽默谈出一点名堂来，使之值得在数以百计的研究笑的理论家和心理学家出版的大部头著作上，再增添一些东西呢？以上便是我对本书提出的一些完全是个人的问题。现在你对《笑》的反应不仅会将它们变成答案，而且也会将它们变成你自己的问题。

《笑》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有关笑的现存理论作（我希望是）详尽的、或许是令人筋疲力尽的概述。我以为你或许会像我一样感到，正是因为对于我们为什么会笑有这么多的理论和伪理论，所以它们往往彼此否定，使得这一问题未能解答。但是……

本书的另一半描述了某些真人的笑，特别是其中一个人的笑，导致我对“我们为何会笑”这一问题作出了模棱两可的回答，这答案又引起了好几个问题，使得这一问题悬而未决。这些问题继而使得我们能在一个更大的心理学框架内理解千百个传统理论及理论变体，在这一框架内它们能更好地解答这一问题。

提出“我们为何会笑”问题（并解答之）仅是本书的一部分。本书还问道：“我们怎么问‘我们为何会笑？’”并解答之。因为在我看来，“我们为何会笑”是将一个共有的“我们”加一个普遍的“笑”，与一个高度个人化的文化的“为何”联系在一起，从而就我们人类解释自身的方式提出了一些根本的问题。

我谨在此向协助我撰写本书前面一半即概述部分及参考书目的以下各位致谢：约翰·斯图亚特、大卫·古柏、爱伦·

高卢布、玛丽·切尔德斯、詹尼斯·多思、劳拉·基丝、托马斯·阿尔伯特、帕特里克·霍根，他们都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英语专业最近的研究生。在撰写本书第一部分后，我对几位隐名的学生，特别是“爱伦”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她慷慨地允许我详细地描述她的一些笑。我的朋友和同事——保罗·狄辛、戴安娜·休姆·乔治、帕特里克·霍根、劳拉·基丝、阿瑟·马罗蒂、约瑟夫·马斯林、罗伯特·罗杰斯、默里·施瓦茨和大卫·威尔伯恩——他们在阅读了本书的不同的稿子后向我提出许多建议和修改意见。我希望我没有辜负他们的好意，并能达到他们的标准。

在准备本书手稿时，我要感谢琼·西珀曼富于成效和机敏的工作，感谢杰利·德桑蒂斯使用激光打字机和光笔的技能，我要感谢斯特林·洛德代理处的帕特里西夏·贝伦斯为本书手稿给予资助，感谢康奈尔大学的肯尼斯·休尔在关键时刻给予我充满信心和有益的建议。我要感谢詹姆斯·瑟伯夫人，感谢 B·克利班和沃克曼出版公司允许我翻印其漫画，感谢 H·萨拉扎完美而周到的编辑工作。在献辞中我表示了我最衷心的感谢。

诺曼·N·霍兰德

于纽约阿默斯特

第一部分 我们为何会笑？

一 喜 剧 性

对于喜剧性,我们既不理解,也不十分信赖。在我看来,这是关于喜剧性的两个最为直接和显而易见的事实。

喜剧性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在各门艺术中,它是唯一与明确生理反应的笑相联系的。我们对某一事物往往通过是否想笑,来确定其是否滑稽,即使我们不一定笑出声来。生理上发笑的冲动,仍有待于探讨。对于笑我们是不信赖的。切斯特菲尔德勋爵^① 1748年在给他儿子的信中写道,“既然提到了笑,我必须特别告诫你,要注意避免。我固然诚心地希望你常常面带喜色,但不愿你此生常常发笑。经常的哈哈大笑是愚蠢和没有教养的特征……。依我所见,没有什么比出声的笑更为粗俗、更为缺乏涵养的了。”¹散文家约瑟夫·艾迪生在这个讲究礼仪的世纪的较早时期,曾谈到过一个方济各会的托钵僧,此僧认为“笑是原罪的后果,亚当在沉沦之前是不会笑的”。上古之时,圣经《传道书》中写道,“我指嬉笑说,这是狂妄。论喜说乐,有何功效呢?”甚至苏格拉底之前的异教哲学家也说过嬉笑与怜悯是格格不入的——并且认为怜悯更可取²。最

① 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 1694—1773),英国政治家、外交家,主要以所著《给儿子的几封信》而闻名。——译注

早的前古典作家与他们的新古典主义后继者都不赞成笑，但我敢肯定，这些先哲们都曾像我们大家一样哄堂大笑过。

当然，喜剧性并非全是可笑的或滑稽的，或者用一个来自希腊语的有用的同义词是gelastic^①的。它源自 gelan 一词，意为“笑”，是模拟(希腊)鸡“咯咯”叫的象声词——这包含了对笑的更多不信赖和蔑视。我们的谐乐论者认为，喜剧性不仅包括了可笑性，而且几乎包括了任何具有不痛苦结局的事物，任何有愉快结尾的“严肃”戏剧，例如有这样的一出连续剧，尽管其中间几集可能催人泪下，但最终是以皆大欢喜结束的。滑稽只是喜剧性的一个亚类。

笑并不能界定喜剧性艺术，但它与之相离不远，并为喜剧性行为投上一层生理性的气息。我们终究是能纯以生理手段来诱发笑的，譬如通过挠痒或使用牙医的笑气，即一氧化二氮。婴幼儿笑得很多，但他们是因快乐或高兴而笑，不是因谐语而笑。他们还不理解笑话。成年人笑的时候，他们并不笑。说实在的，他们不具备幽默感。笑、滑稽和喜剧性看来都占据着一种不规则的心身空间，介乎于心智与肉体之间。

笑本身所涉及的远不止于对刺激的自动生理反应。我们大家并不都对相同的事物发笑，而对于某一个人来说，对同一类事物也不是始终发笑的。对一个笑话，我们多半只是听第一次时才发笑。一个笑话通常也不会令其讲述者发笑。因而，讲述者要寻找第二个人，把笑话讲给他听，当那个人发笑时，讲述者才会笑。如果那个人没笑，说笑话者就是“下了个臭

① gelastic意为“谐乐性”。——译注

蛋”，(通常)就会感到泄气。

我们所笑的有些事物，似乎是完全无法解释的。试考虑帕斯卡尔^①论及的问题：“两张相同的脸，尽管其各自本身并不令人发笑，但当其一起出现时，则会因两者的相似而使我们发笑。”我们为何觉得面目如一的孪生子甚为滑稽呢？

我们简直不知道人们为何会笑。迄今没有一种关于喜剧性的理论能赢得普遍接受。尽管不能取得成功，但文学理论家和心理学家仍在不断发明新的理论，他们徒劳无益的努力造成了又一种无法解释的可笑举动。我的努力同样也会如此。

我们对于喜剧性几乎没有一种一致的态度(除了不信赖之外)，更不用说一种一致的理论了。我们“后现代人”趋于把喜剧性视为不如悲剧性(或简言之，具有不愉快结局的事物)“严肃”。我们是从浪漫主义者那里承继了这种态度的。他们认为喜剧主要是社会性的，而悲剧主要是个人性或宇宙性的。浪漫主义者向往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浪漫主义者偏爱的是孤立的个人，而不是社会的、仪礼的或习俗的东西。对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异化是一个可取的字眼。然而，在古典和新古典时期，当思想家们对社会和仪礼有着更肯定的看法时，喜剧与悲剧曾经是享有大致平等的地位的。

在原始时代，悲剧性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最早的戏剧不容置疑地是喜剧性的。然而，甚为奇怪的是，像卡尔·马克思和索伦·基尔凯郭尔这样两位毫无共同之处的思想家，竟一

① 帕斯卡尔(Pascal, 1623—1662)，十七世纪卓越的数理科学家之一。——译注

致认为喜剧性是决定性的。基尔凯郭尔写道：“喜剧性阐释永远是总结性的阐释。”马克思则写道：“世界历史形式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①我们看到，在最成熟的——甚至于颓废的——社会和个人，喜剧性得到了最高度的发展。在另一个含义上，基尔凯郭尔的话提醒了我，即对于严肃的事物发笑也是可能的。但是你若把喜剧性看得太认真，你就会使你自已变得可笑。

喜剧性之所以被我们看得较不重要，也许是因为它限制了情感，在浪漫主义之后的时代，我们看重强烈的感情，特别是同情。贺拉斯·沃尔波尔^②的著名警句说，“对于思维的人来说，世界是一部喜剧；对于感情的人来说，世界是一部悲剧。”对于寄之于强烈情感的事物，我们通常是不会发笑的。仰八叉摔一跤是可笑的，但若发生在一个心脏不好的亲密朋友身上，则是不可笑的。

因此，我们在笑某人与某人笑之间作出了区分。因为笑通过对怜悯的抑制，可以被用作武器。我们将它用作一种社会矫正剂。我们通过嘲笑来抨击个人、某类人物、机构乃至神祇。喜剧性因而确是倾向于注重现实的社会境况的——这是它不如悲剧性那样具有宇宙性的另一个原因。它还倾向于表现下层的人，并以卑下的方式来表现人，即将人纯视为机体。喜剧性有不少是借助于有关性和排泄的笑话，而悲剧性

① 中译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译注

② 贺拉斯·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 1717.9—1797.3)，英国作家、鉴赏家和收藏家。——译注

则在“更高的”层面上表现出来。

亚里士多德很早就写下了悲剧的定义性理论。其所以成为定义性的，不是因为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我们对于悲剧性的问题，而是因为许许多多的人都认为如此。当作家们创造出新的悲剧时，批评家们便轻率地修正亚里士多德的定义来套这些悲剧。于是乎，谈论悲剧性只需用上寥寥几个术语，然而像“宣泄”、“悲剧性缺陷”和“醒悟”等一类术语，几乎又可以指任何东西。我无法为“悲剧性”想出一个同义词，但我也同样无法对其作出界说。

而喜剧性则缺乏一种为大家所一致接受的理论。唯其如此，术语便层出不穷，但它们的含义始终各有区别。一本普通的词典可以提供出下列词语的明晰定义：荒谬、谑闹、夸张化、喜剧、喜剧性、闹剧、怪诞、幽默、反唇相讥、胡言乱语、戏拟、妙答、揶揄、讥嘲、讽刺、挖苦、谐语。有时候，譬如就“谐语”和“喜剧性”来说，含义变得更为复杂，但其界限还是明确的。要查清其含义，你可以借助于（例如）富勒的《现代英语用法》，或某些作家有关喜剧性的论述。他们为澄清这些术语承担了值得称颂的使命³。

尽管亚里士多德对喜剧的见解很不详尽，但十六世纪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对从古希腊人那里发现的一切事物，均抱有那种早期文艺复兴的满腔热情，阐发并改进了大量亚里士多德式的喜剧理论⁴，这些理论一直被延传到十八世纪。后来的理论家们对笑不断提出新的解释，以至种种理论的书目本身，也需要列成一个书目了⁵。另一些人则不满足于编制书目，而是把各类笑话或理论编成文集。还有一些人（如我即

是)被所有这些理论中某种似有若无、不易捉摸的东西、某种隐约的共性所促动,想去把它们组织成一个有条理的整体,或是将它们作出有意义的分类⁶。

有些人则因为面对着这种理论上的莫衷一是,干脆放弃了对于理论或定义的可能性⁷。流动论的哲学家贝内代托·克罗齐说过,“谁能永远逻辑地确定喜剧性与非喜剧性之间、大笑与微笑之间、欢笑与庄重之间的分界线?或是把生活溶解于其中的永远变化不定的连续体分割成为严格划分的部分?”我们或者也可以随着令人敬畏的约翰生博士一起击桌而言:“任何人的反应都可使他知道,凡引起欢娱的戏剧作品都是喜剧性的。”

我却乐意作更深入的探讨,并把我所收集的成堆理论加以分类。首先我要指出,在我看来,对于揭示我们同文学(实质是同生活本身)之间关系的辩证性,笑是最佳的论题。我用辩证这个词,只是想要说明,当我们对外界作出反应时,刺激与反应并不具有任何简单的因果关系。毋宁说,刺激之“引起”反应,只是对话中激发另一反应的一方面:它引发出一个反应,但并不确定其具体形式。我们的笑是意外出现的,是的,不过这同我们对自己突然的想象所感到的意外是同样性质的。我们的愉悦之将一个笑话确定为笑话,一如笑话之确定我们的愉悦。

不像约翰生博士那样坚决抱定“常识观点”的哲学家们,把我们与现实之间的这类辩证性关系作为他们哲学的核心。因此他们往往对于我们为何会笑这个问题作出甚为繁复的探讨。同样,自我与他人或自我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心理

学家、人类学家及精神分析家的研究中，也是占据中心位置的。他们也创立了关于笑的各种理论。另一些人较为粗略，他们不去理会辩证关系的诱惑力，而只去关注笑的一个方面：笑话、笑的时机和生理动作。然而即使是这些较为粗浅的理论家，也必须设法在喜剧性刺激与笑的反应之间取得平衡。

因而，“我们为何会笑？”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实际上把我们引向了一些更为复杂的问题，诸如我们如何感知，如何确定什么是真实的，如何与他人对各种价值、方法、观念——和笑话——持有相同的看法。问“我们为何会笑？”也即是在问“我们怎么会问‘我们为何会笑’呢？”正是因为这样，概览各种理论的本书第一部分会进入到第二部分。当各种理论被汇拢在一起后，我们就可以来探讨把它们放进什么框架中去，以便对它们作出比以往更好的解释。具体而言，我们怎样才能正视我们愉悦的独特性呢？我们怎样才能使这种独特性与那些试图将笑话与笑分门别类的理论相一致呢？我发笑的原因与“我们”发笑的原因有何相干呢——如果是这么一回事的话？

但首先得探讨理论。我们可以把喜剧性划出五个方面。喜剧性刺激——我们发现什么是滑稽的？喜剧性条件——在何种情况下我们发现某事物是不滑稽的？喜剧性的心理学——当我们在感到某事物滑稽时，我们的心理是何种状态？喜剧性的生理学——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何种状态？喜剧性宣泄——我们在发笑后的效应是什么？下面每章将各讨论一个方面。

二 刺 激

这儿的问题是，我们觉得什么是滑稽的？我们认为某事物的哪些是属于喜剧性的？换言之，为了理解我们为何会笑，我们着眼的应是可笑性，而不是发笑者。

几乎所有提出一种关于可笑性理论的人，首先都要谈到不协调性这个概念。很多人就停留在这个笼统的概念上。另一些人则作出更具体的说明。

譬如他们说，人们对之发笑的那种不协调，存在于他们现在见到的某事物的状况，与他们对该事物以前所知道的状况之间。人们会对“伟大事物与渺小事物”之间“降格”的不协调性发笑，这是赫伯特·斯宾塞^①的理论。人们会笑显著的不协调，会笑比例失调，“譬如一个鼻子长得过分大的人，或一个鼻子极短的人（如果完全没有鼻子，则会引起我们的惊惧）”——这是约瑟夫·普里斯特利^②的理论，他使用他的鼻子发现了氧气。当人们在本来看上去并无相似的事物之间发现出乎意料的相似时，也会发笑——这是十八世纪甚为流行的一种理论，

①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4—1903.12), 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早期的进化论者。——译注

②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 1733.3—1804.2), 英国教士、政论家、教育家和科学家。——译注

一种对“巧智”(wit)的通行定义¹。

我把各种关于可笑性的理论加以归类，发现它们所谈的有三种不协调性，可以称之为认知的、伦理的和形式的不协调性。

认知的不协调性

认知的不协调性诉诸我们的理智。认为人们是在感受到认知的不协调性时而发笑的理论家们如是说：当某物同时既肯定又否定同一命题时，你会发笑。当某事物造成混乱，而后又很快愉悦地解除了混乱，你会发笑。令人舒心的井井有条与令人心烦的杂乱无章之间的对比，会使你发笑。对于理智上的否定和情感上与之相反的反应之间的不协调，你会发笑。如果某个事物呈现了我们现实世界的局限性，由此来肯定另外某个理想境界的合理秩序，你也会发笑²。所有这些不协调性都作用于我们的认知行为。

不协调性可能是两项或更多价值的冲突。当某事物同时既被尊重又被贬低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会笑，譬如当一个人被当作一件东西的时候，就像马戏团里小丑挨打的滑稽表演那样。在这样的情况下，喜剧性可接近于恐怖——在大屠杀中人就是被当成了东西——在看恐怖影片时我们确是常常会笑的³。尽管如此，我无法明白大屠杀何以可能是喜剧性的，不管弗兰肯斯坦和德拉库拉^①有多么可笑。（然而梅尔·布鲁

① 弗兰肯斯坦和德拉库拉，是两个在西方文学和电影中尽人皆知的恐怖形象。

克斯的影片《煤气发生炉》是令人捧腹大笑的，里面还有一首轻快的歌曲“希特勒的美好春光”。)

认知的不协调性可以触及社会问题。社会制度中两项有冲突的价值，若是可以同样适用于同一社会情景，就会使我们发笑。这一理论可用来说明典型的喜剧性人物傻瓜。他松解了一切人性的和社会的界限。他既是夸口的男人，又是傻笑的女人，既刚愎自用又不知所措，既诡诈又愚蠢，既循规蹈矩又恣意妄为，既像模像样又不伦不类⁴。

伦理的不协调性

伦理的不协调性更显见地诉诸我们的价值感。这一理论认为我们在看到如下的不协调性时会发笑，即高尚与卑贱、高贵与低下、神圣与渎神、荣耀与辱没——最终是善与恶之间的不协调。我认为这种理论归根结蒂是来自柏拉图的。他的见解是，喜剧性在于体现了对阿波罗神殿诫语的违背，即“不了解你自己”。按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说法，我们所笑的是“正确与真理之理想”与“行为的怠慢失检”之间的对立。我们笑某个人虚构的自我与他肉体的、有食欲欲求的实际自我之间的对立，他的虚构自我是雄心勃勃、自命不凡或矫揉造作的⁵。

按照这种理论，滑稽性只能是诸如此类不一致性的客观写照，因此它适宜于像乔纳森·斯威夫特和亨利·菲尔丁这样的新古典主义喜剧性大作家。菲尔丁把“矫揉造作”作为他的嘲笑对象，他是从一个非常广泛的、柏拉图式的含义上，把